

“无咎，寻我有事？”张孝祥见韩元吉无心看书，欲言又止，便问道。

“没事，就是和你聊聊。司农寺庸员一堆，也没多少事。更何况年近岁末，农事收、藏已毕，更加无事可做。令尊牢狱之灾，飞来横祸，现在还好吗？”

“家父在赋闲，人一闲，便生事百端，想回芜湖，住不惯临安。加上伯父新近去世，家父心情更差，说想回鄞县祭奠一下。”

“人之常情！兄弟是骨肉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哪！你陪祁伯去鄞县一趟，祭酒大人也会准的。”

“我已经代父亲和诸位叔父写了祭文。去鄞县的事再说吧。鄞县也没什么人了，只有几位堂兄还在。”

韩元吉起身要走，一指桌上的刻本说：“安国，两套刻本可否我先借去一阅？”

“那可不行，两套你先拿去一套，届时你我交换，可行？”

韩元吉拿起一套连说：“好，好。”

“别急，还有个事托你，舍妹已近待聘年纪，婚事却毫无着落，家父和继母都很着急。法善虽不为我继母所出，却与我是同胞兄妹。留意点，帮我寻个读书人家，或者荫官之户，让我妹子也有个好归宿。拜托，拜托！”

“为兄自当尽力。放心吧，一俟有着落，我自会相告与你。成与不成，看上去不上，与我元吉无关啊。”

“那自然。你的眼光不会差的，为兄就指望你了。”

汤思退在客厅接待了造访的张祁。汤思退对张祁的造访没有感到吃惊，却有点意外。张祁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事，不外是为儿子，或者是为自己。

儿子已经调任秘书省做校书郎，老子出狱之后一直赋闲，汤思退估计张祁为自己疏通门路来了。

汤思退不急于开口，而张祁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从张祁的犹豫不决和难以启口，汤思退知道，张祁是为自己求官来了。

“汤大人，你是知道的。自陷故相冤狱之后，晋彦就一直赋闲，不是罢也是罢。晋彦还不算老，为国效力，为君尽忠正是时候。构陷是故相强加之罪，那晋彦便是无罪，以无罪之身复旧职……”

“晋彦兄，凡事有个进退取舍。令郎有上疏给陛下，要求改正迁谪士大夫的罪名，自然也包括你在内。陛下若是首先给你改正复职，安国岂不是有挟私之嫌？别急。更何况令郎是得当今陛下的宠幸，前途未可限量，晋彦兄将来必是太师，何必在

在世,对金人的方略还是和有余而争不足,无怪天下人以为秦相一味迁就金人,卖主求荣。陛下,曹冠只顾一,而未及众,只顾誉秦,而未顾当今。这么多臣属反对,陛下还是要顾及朝野的情绪。一句话,曹冠没有为陛下着想,说重点,就是一己之私。”汤思退察觉到了高宗的默认和赞许,便继续说,“曹冠的溢议与朝政不协,于稳定不利,于臣僚不和。陛下,微臣以为还是先平息群臣的情绪,以大局为重吧。”

高宗本来并未想将曹冠如何,但是听了汤思退的话,觉得曹冠非处置不可了,就是为了朝政的稳定,曹冠也该处置。

“汤相,让中书省草诏制词,革去曹冠的功名,去职,回乡读书思过。去办吧。都退下吧。”

王质在太学读书。太学读书自己学得多,真正去听课的却很少,太学读书也就自由得很。太学生在酒馆流连得不少,往青楼常去的也有。王质青楼不去,酒馆却常去,这个蕲州的世家子弟,天资聪慧而不甚勤奋,酒兴豪放却稍逊酒力。

王质见张孝祥也在享客来小酌,便移坐过来:“蕲州王质,游学京城。在太学读书,是见过大人的。”

“张孝祥,字安国,确实在国子监做过点检试卷官。堂弟孝伯也在太学读书,不常去太学,王兄好记性啊!”

“王质,字景文。知道兄台是二十四年陛下亲擢的状元。不知可否从学于兄台?”王质一本正经地说。

张孝祥哈哈一笑说:“景文也过于高抬孝祥了,这状元之谓不过是入了圣上的法眼,却并未多大真才实学,从学于我,岂不枉折了你的大好时光?”见王质很尴尬的样子,便婉转地说,“从今始,你我兄弟,互学互勉,就不必从学了。你看如何?”

“不管你如何说法,我王景文总是后学后进,从学于兄长也是说得过去的,最起码是我的学长吧。我说学长,已经是我王景文抬举自己了。安国兄,你再推辞,就是不认我是学弟了。”

“景文,你在太学读书,尽快参加国子监的发解试吧!昨日见到王十朋,也是太学上年发解试的举子。明日廷试策对,我看十有八九能得圣上的赏识,学识和阅历都在你我之上的。”张孝祥与王质虽一见如故,但毕竟是初交,寒暄和客套是免不了的。

韩元吉在书房等着张孝祥,久候不至,便准备起身要走。家人见韩元吉要走,说了句:“大人兴许又有哪位朋友绊着腿了。”正说着,张孝祥进来了。

“恕罪，与王质小酌，不知无咎兄驾到。”张孝祥双手一揖。

“这大白天的喝什么酒！安国，酒是好东西，可无度乃是大害啊！”韩元吉知道张孝祥的酒瘾大、酒兴豪，且酒量也大。

“无咎兄登门，定有事相告，是不是上次托你……”韩元吉没让张孝祥说下去，望了望站在一边伺候的家人。

“下去吧，这儿没你的事了。”家人应声而去。

“我先说了，妥不妥，行不行，你与世伯定夺，也需与法善商量。虽说婚姻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法善也是知书达理之人，不要让法善不愉快。”

“那是。首先是父亲同不同意。”张孝祥急切想知道法善的归宿，如果不合适，就不与父亲和妹子说了。法善也不小了，转眼就二十五了，张孝祥还是希望元吉的媒事合适。

“兄长元龙丧偶数年，目下正在余杭荫官承事郎。元龙你是了解的，就无须我多说了。如果世伯能应允，我想安国你不会不同意吧，只是要委屈了法善做续弦。”

张孝祥略一思忖，答道：“元吉兄的美意，安国感激不尽。只是舍妹的婚事须得家父应允，若家父欣然答应，舍妹那儿我去说。你看如何？”

“那我先替元龙谢谢安国。元龙还等着回话。安国，你尽快书信与世伯吧，若成，你我都功德圆满，成人之美，乃君子之为。”

“令尊回芜湖还好吧？”汤思退退朝，恰遇匆匆而过的张孝祥。张孝祥见汤相问，便停住了脚，向汤思退一揖答道：“家父笃信佛道，心境还算平和。只是赋闲在家，无所事事，怕也不是长久之事。”

“安国，陛下的意思让令尊去楚州，令尊似无去意，上疏中也未详细说明理由，想必有苦衷。不去也罢，再说吧。”

张孝祥昨天就接到张祁的书信，说了两件事，应允了元龙的婚事，拒绝了楚州的诏令，同样的，没说理由。作为儿子，体谅父亲的苦衷，却百思不解父亲为何拒绝了楚州的诏令。

“孝祥在此替父亲当面感谢汤相的关照。”张孝祥知道，汤思退说“陛下的意思”定是他自己的意思。父亲出狱后，一直闲着，听父亲说过，也求汤思退疏通关节，得到楚州的任命肯定是汤思退提议的。有鉴此情，张孝祥还是很感激汤思退的，说话的态度也就十分谦恭。

张孝祥本来是去寻韩元吉的，为汤思退半路截住，而汤思退呢，也意欲与臣属拉

近关系，与张孝祥说话也就少了官场的气势和态度。在外人看来，十分融洽。

御史汪澈正巧路过，见汤思退与张孝祥交谈甚欢，本欲视而不见地一过。汤思退却未放过汪澈：“汪御史，匆匆何为？见本相一声招呼也不打？”

汪澈无奈，上前一揖与汤思退：“下官汪澈给丞相请安。见过张大人。下官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”招呼之后也就自顾自地走了。

汤思退意味深长地望着汪澈远去的背影，半开玩笑地对张孝祥说：“御史是不是都是不苟言笑的？”张孝祥没回答，心想，这汪澈必是误会了，以为我张孝祥与汤思退有什么暗中关联。再怎么着，汤相也是绍兴二十四年礼部试的知贡，按常理，自己也算是汤相的门生。就算是政治见解相异，也不必一见面就剑拔弩张，一背脸就相互掐算。一朝为官，各持政见，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
别过汤思退，汪澈那张严肃的脸却挥之不去。再说汤相这人吧，对臣属还是很和善的，不在朝上还真不摆宰相的谱，更何况汤相与家父相处甚睦，至少与家父也算是朋友吧。

匆匆而来，韩元吉却不在家，家人说老爷出去了，招呼有人来让等会儿。说话间，元吉回来了，一进门见张孝祥在，便打趣地说：“上次我等你，今天你等我，等的都是好事，想必有好事。”

“家父应允了法善的婚事，是回元龙老家，还是去余杭完婚，看元龙的意思吧。”张孝祥还未坐定，便急不可待地告诉了韩元吉父亲对法善婚事的态度。

“安国，如此你我便是至亲了，世伯是元龙的岳父，自然与我也就是一家人了。”韩元吉很兴奋，话也就有点饶舌了。

张孝祥把刚才遇见汤思退和汪澈的事一说，韩元吉没有马上接话，半晌说了一句：“汪澈这人倒是要留意着，面相不善，居心就有点阴损。”

“御史大凡都如此吧。”

“未必，人之善是本性，人之恶也是本性，善人恶不了，而恶人也善不了。至于汪澈，与你同事过，有过争执，别让他以为你与汤相是一党，那就糟了。”韩元吉很敏锐地提醒张孝祥。

“元吉，世人以为汤相与秦相是衣钵传承，我以为大错特错了。政治见解相同的人未必就是一党，但是很容易成为一党也是事实。作为汤相的门生，对汤相的提携，我还是很感激的。”

“安国，你实在是忠厚至极。也许汪澈就不那么看。汪澈见你与汤相言语甚欢，

又是汤相门生，以为是一党那是顺理成章的。偏巧你是言战振振，汤相是言和旦旦，实际上是水火不相容。说句实话，你和张浚将军倒是有几分相像，又与张栻情深。言战派说你是主和，言和派说你是主战，你落在哪头？”见韩元吉头头是道，张孝祥觉得仿佛掉进了是非窝了。

“别想了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官场本来就艰险多乖，虽不说尔虞我诈，却也是互相提防着。小心着便是了。”

见张孝祥仍在沉思，便站起来一边拉起张孝祥，一边说：“我带你去见曾几，你不是很想见曾几吗？曾先生已经入京做了秘书少监。”

“老先生坎坷一生，却是起落不惊。孟圣人说，‘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’，曾先生堪为践行的楷模。”张孝祥一边说一边随韩元吉去了曾几那边。

十月底的临安，秋深霜风，落叶扫地，红稀绿瘦。矮灌虽无红可稀，却反绿为肥，苍碧硕大的叶子顽强地绽放着生命的色彩，但是，细一看，缺少了一种生气。绍兴二十七年的冬天就要到了。

曾几对韩元吉和张孝祥的造访并不意外，与韩元吉是旧识，与张孝祥曾经书信往来，诗词唱和，只是没见过面而已。相互叙礼后落座。

“圣上仰慕先生学问和为人，特诏进京入秘书省。自从秦桧死后，如先生一般秉直之人得以复起，乃是国之大幸。”

“安国过誉了，吉甫以古稀之年出任秘书少监，也没多大作了。复兴的重任当在你们的肩上。前次见到务观，也是空有一腔报国志，念念不忘北进，不忘中兴，可圣上不赏识啊！”

“在临安，倒是着实很想念务观的，绍兴二十五年一别，也有年余了。”

“务观也有口信带给你们，无非问好而已。务观倒没有急切为仕的愿望，诗书为伴，倒是很自在的。务观太外露，太耿直，不免常常中的。”

“先生见圣上，不知有何见地相说与圣上？”韩元吉与陆游不甚熟悉，便岔开话头。

“我说，士气久不振，陛下欲起之于一朝，矫枉者必过直。你不见朱云对汉王骂不绝口，拖去斩首，连门槛都折断了，汉王还是没杀他。大宋缺少这样的直臣，圣上也缺少这样的气度。即便那些哗众取宠、沽名钓誉的人，也允许他们说话，说话是不会亡国的。如若像秦桧那样一言堂，那可是真的要亡国了。”

“曾先生自在绍兴闲居，安国曾多次意欲拜望，可惜官事和俗事缠身，不得行，万

分抱歉。曾给先生一绝句，现在书写在卷，特赠先生指正。”

曾几展卷一看，行草浓墨透纸，印章朱砂油润。曾几拍案说道：“双绝！”

“先生过奖了。晚辈蒙圣上抬举，谬得词翰俱美之誉，先生是大家，乞望指教。”

“起居一代文章老，阙寄音书恰二年。诗债未还缘懒拙，宦游如此竟危颠。会籍旧有探书穴，贺监应寻载酒船。我欲从公留十日，问公乞句手亲编。”

“曾先生，留十日只是个愿望，那时先生在会稽，安国近在咫尺的临安，却无暇看望先生。不过临安一见，了却心愿，也是晚辈与先生的缘分。”

从曾几家出来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似乎都在想着什么。

“元吉，曾先生说即使是沽名钓誉的人、哗众取宠的人也要允许他们说话。我以为，大凡沽名钓誉的人，言辞一定刻薄寡义，哗众取宠的人，居心一定挟私重利，若此风一起，实事求是的臣子就要倒霉了。大宋不乏朱云那样不惧生死的臣僚，但是，圣上身边的佞臣奸僚也不少，即使圣上容得下‘朱云’，这些佞臣奸僚也容不下的。”

“曾先生的话虽不错，矫枉过直，世上事要矫枉当然要过直。可是过直也是弊病，难啊，恰到好处是办不到的。”

“元吉啊，此风不能长啊！曾先生以为圣上听不得歹话，其实，沽名钓誉的人，哗众取宠的人，歹话往往就是达到目的手段。你逆陛下，说你是亵渎圣听；你顺着吧，说你是阿附圣意。有机会，还是可以和曾先生说说自己的道理。”

韩元龙在是年冬天将法善接到余杭完婚了。因为张祁没去余杭，也就在芜湖家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，算是辞别父母入了韩家了。

张孝祥和韩元吉都去了余杭，婚礼后的第三天，便又匆匆回到临安，好在临安去余杭的路程不远，即便来回，一天也就够了。

两个人都仿佛做完了一件大事，韩元龙也满意法善，张祁很满意元龙，法善对元龙似也无微词。张孝祥和韩元吉自然也就因为这门亲事更加亲近，越发知己了。

曾几受尚书吏部侍郎陈伯康的推荐，由知吉州而入朝做了秘书少监。陈伯康的理由很明确，曾几是大学问家，精通典籍，多识典故，掌管秘书省的典籍图书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而曾几呢，爱书籍甚于爱知府，也就接受了陈伯康的推荐，入朝做了正五品的秘书少监。

高宗在曾几入京前召见了陈伯康，说起用曾几没有问题，荐为秘书少监更是知人善任。老先生绍兴初就出任过荆南转运副使，因为坚决反对绍兴十一年的宋金议和，而为秦桧不容。秦桧死后，高宗复起了反对议和而落职的臣僚，曾几便是其中的

一个。岳飞既死，和议已成，似乎木已成舟，再反对也是覆水难收，这种秘书少监的小官，曾几也合适，更显得高宗听了广纳人才的谏言，不说从善如流，也是纳谏怡甘。

“陈卿，曾几迂阔得很，对政事不谙变通，又一味食古不化，不免做些掉书袋的事。既是你荐的，朕尊重爱卿的好意。绍兴十一年的和议，曾几就坚决反对，屡次上疏。好在当时不在朝，否则，恐怕要和秦相打起来的。”

“陛下，曾几迂阔，固执，微臣是了解的。复用曾几，也就是个姿态，陛下要广纳人才，就连曾几这样的老反对派也起用了，陛下用人不拘，唯才为准，朝野上下是有目共睹的。再说，用人用其才，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，昔日曾几反对议和，今日天下无事，曾几也就无对可反，安心学问。曾几应该感谢陛下的用心。陛下尽管放心，曾几年事已高，虽然雄心犹在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”

“陈卿洞察清晰，情理俱合。朕就是有点担心，一俟风吹草动，故态复萌，两下都不欢悦，就不好了。”

高宗下了銮座，走近陈伯康说：“曾几，文坛领袖，追随的士人一大帮，其中首推陆游，再就是张孝祥、韩元吉……”

“陛下，微臣正想禀告，像陆游这样的落第举人是冷落不得的，当年锁厅试，陈之茂擢陆游第一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依微臣意见，陛下不妨授陆游一职，以显圣恩。陆游也会感恩戴德，效忠朝廷的。”陈伯康见高宗提起陆游，便小心翼翼地说，“陆游也是饱学之士，只是抗金情绪过激。陛下，朝议不能一边倒，一边倒，不但左右圣听，而且挟持圣意。”

“陆游的事你去办吧，沈相、汤相问起来，就说是朕的旨意。一会召见汤相，朕自会嘱咐中书省会同吏部下文。陆游的事，也是曾老先生的一块心病啊。退下吧。”

冯束闻声进来了，垂手一边，高宗看也没看冯束，自顾自走上銮座。小黄门递上茶盅，高宗啜了一口，对冯束说：“宣汤思退。”

陆游并未如愿入仕，汤思退和沈该双口一词：“等等吧，积重难返，一步一步来吧，现在还顾不上这些微末的小事。”陆游的事既然两相同时有异议，也就搁浅下来了。更何况高宗本来就是不好推辞陈伯康的推荐，无可无不可地应承也就是给陈伯康一个面子。既然两相婉言拒办，即便陈伯康追问起来，高宗也就可以说，授官是吏部的事，不是朕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

陆游依旧在山阴读书，在云门山草堂和云门寺那条蜿蜒的山路间来回，消磨着

闲日子。

高宗正在训斥使金回国的太常少卿孙道夫。腊月，孙道夫受高宗差遣使金贺年，年一过，便匆匆回国复命。

“危言耸听。朕自绍兴和议之后，待金不薄，钱、帛一样不少，邓、唐、蔡一州不缺，金有何理由又生战事？不要听到风就是雨。你说‘中外籍籍，皆谓金人有窥江淮意’，金人窥江淮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咯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嗯！想生战事？”

“陛下，金人乃虎狼之师，兴兵岂问有名？依微臣之见，陛下该早做打算，靖康之难，金人有名乎？”

“陛下，孙少卿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，更何况孙臣刚从金国回朝，所见无虚，其言也就不谬，金人似乎把国之重点南移，意在江南那是司马昭之心，陛下不得不防。若是金人乘边备不备，长驱南下，那时候说什么也晚了。”中书舍人王刚中见高宗不以为然，赶紧帮衬孙道夫。

“舍人也是此意？沈相以为如何？”高宗丢下孙道夫和王刚中，转过脸问沈该。

“少卿有何凭证说金人‘有窥江淮意’？宋金是有协约的，我朝每年岁贡再难，也是一文不少，以诚对诚方是信誉，信誉乃立国之本。以微臣之见，边衅不能妄生，一点小摩擦都可能酿成大灾祸，望陛下三思。”

“嗯，汤相你说呢？”高宗见汤思退在听沈该话时不经意地点头，知道两相的想法是不悖了。

“沈相的话不无道理，金人虽虎狼之师，但宋金有约在先。若宋仅以‘有窥江淮意’而生事边境，反而给金人边衅提供口实。以微臣看，安分边境，息事宁人，不意为实，不以测而为凭，方能相安无事。当然，微臣当以圣断为是。”

孙道夫见两相都不以为然，感觉到自己的好心不被理解，便仰起头准备申辩几句。不料，话还未出口，便被沈该打断了。

“孙少卿，你受秦相恩惠而迁升。秦相一生以议和为纲，以忍让为先，你不思秉承，反而逆意，有违人格……”沈该的话还未完，汤思退抢了沈该的话头。

“沈相，此言差矣。为臣当为国而不为私，秦相是秦相，少卿是少卿。孙少卿直言己见，无可非议，沈相切不能混为一谈。”

“陛下，孙少卿的忧虑，以微臣看来不无道理。满朝的臣僚和孙少卿存一样忧虑的不在少数，未必都是杞人忧天。”王刚中是高宗的近臣，说话也就果敢和直率得多。

高宗拿起案上的一份折子，递给王刚中说：“给两相看看。孙少卿，你也起来



吧，站起来说话。”

“谢陛下。”孙道夫艰难地站起来，后退几步，站到沈该和汤思退的后面，微微弯下腰揉了揉膝盖。

沈该接过王刚中递过来的上疏，是张孝祥的《论先备札子》，沈该看都没看就说：“陛下，张孝祥官微从五品，也就是个秘书省的著作郎。此等国家谋略，岂能是张孝祥之流能够胡言乱语的？那国家还要宰相、尚书做什么……”

“沈相，张孝祥虽一介书生，但书生眼观天下，心系国家也是不为过的。你我都是书生过来的，现在都是承相位之重，执国家之权。谁敢说张孝祥不是将来的汤某人？”汤思退见高宗直蹙眉头，便打断了沈该的话。

高宗微微点头说：“既然沈相不愿看，刚中，这样吧，你读给两相听。”高宗背剪着手踱回到銮座上。

“臣闻善医者不以无病而废药石之储，善国者不以无事而忽先具之备，盖惩病克寿，弗畏入药，古之戒然也。”

这道理谁读懂，沈该和汤思退的想法很一致，可高宗看两相的表情，一个是不以为然，一个是不动声色。

沈该和汤思退都无心听下去，但又不得不听。王刚中读起来不疾不徐，字正腔圆。

“窃谓今日岁诚丰矣，然荒政不可以不治；兵固戢矣，然边备不可以不谨。黎献毕集，允厘百工，当思有驰骛不足之时；四方无警，百姓安堵，当思有毫末弗缉之患。”

王刚中略顿了一下，小声咳嗽一声，清清嗓子继续读道：“夫绸缪宜阴雨之未及，晏安惟鸩毒之可畏。伏惟席大治大安之势，择凡当预备之策，因大臣造膝之余，使之一二条举，熟复而深图之。孟子曰‘国家闲暇，及是时明其政刑，虽大国必畏之矣’。”

王刚中话音刚落，高宗就问：“各位以为如何啊？”见沈、汤皆不答，便转而问孙道夫，“尔可见金人在汴梁有何动作？”

孙道夫因为高宗不爱听所谓的“有窥江淮意”，也就不再说那些没用的了，只说：“微臣未见有异动。”

王刚中心想，即便有异动，你也不敢说了。高宗见众臣已经无话可说，便挥手退臣，朝銮座的侧门走去。高宗刚迈出脚，似乎想起什么，便止住了脚步转身回来了。

“沈相、汤相，孙道夫的话也不是妄言，未雨绸缪也不无道理，但边境不要有大动作。川渝虽富庶之地，却远离临安，无贤能之臣替朕管束，朕还真不放心。这样吧，

让刚中去四川做安置使,你们以为如何?”

沈该正愁王刚中在高宗的耳边鼓吹,而中书舍人又是片刻不离陛下的,把王刚中打发得远远的是件好事。

“陛下所虑极是,四川乃临安的大后方,是亟须稳定的。臣这就让中书省制诏明谕朝野。”

汤思退见沈该如此雷厉风行,心头一笑,高宗没那么听话,但沈该所虑也是对的。陛下近臣,难免哪天这块云彩就下了雨。于是就接了沈该的话茬:“陛下英明,刚中也需外放历练一番,将来必是陛下的股肱之臣。微臣按陛下的旨意办就是了。”

王刚中倒有点猝不及防,毫无思想准备,见高宗和两相众口一词,即便推辞也是枉然。封疆大吏也未必不好,老是在高宗眼前晃悠,还不如抽身事外。四川安置使,天高皇帝远的,也好。

“微臣谢恩。”王刚中伏身在地,磕头谢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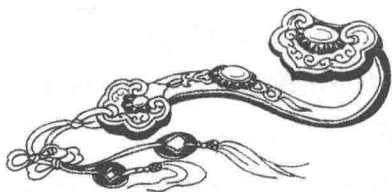
汤思退刚要说话,孙道夫上前一步说:“陛下说未雨绸缪,微臣以为,宋金边境迟早一战,战,就须能战的将。张浚将军除服在即,能不能解除张将军的编管……”

孙道夫话还未完,沈该眼睛一横,厉声斥道:“放肆,这等事也是你一个微官末臣该管的吗?”孙道夫无声地退了回去。

汤思退见高宗未置可否沈相的发作,便说:“张浚将军能战那是朝野皆知的,可恰恰是能战,现在却不能解除编管,一解除编管,不封相就得拜将,如此,以张将军的行事,边衅将不断,金人也会误解陛下,以为陛下会败盟。陛下说‘边境不要有大动作’,若张浚复职,那边境的大动作会不断的。为国家计,为民生计,为陛下计,对张浚将军还是维持现状的好,更何况张将军尚未除服,总不能不让人尽孝吧?这只是微臣的见解,如何定夺,恭听圣裁。”

“行了,行了。朕也没说解除张浚编管。王刚中去四川,让张孝祥接王刚中的舍人一职,起居舍人和中书舍人都兼着吧,两相有何意见?”

汤思退见沈该要说话,便抢先说:“微臣领旨制诏,令张孝祥不日上任就是了。”



中书舍人居官不大，却是皇上的近臣，几乎是寸步不离高宗的，皇上很是宠幸亲擢的状元的。

朝臣对高宗的任命，礼节上是首先辞免的。但张孝祥对此次除命的辞免，态度却是相当认真和诚恳的。对张祁的冤案还心有余悸，所以此次除命很出张孝祥的意料，说知道高宗的除命是“闻命震惊，罔知所措”。但辞免奏状中对高宗的感激和对除命惶恐两情交杂，溢于言表，“伏念臣倾以诸生，荷陛下亲擢，俾冠多士，触怨蹈祸，复蒙陛下脱臣父子于九死之中”。虽惶恐，对高宗的起用，张孝祥却是非常感恩的，说：“脱祸于构陷，超用于今日，微臣出任舍人，出圣意，臣自当感恩不尽，惟效力陛下方为不负圣恩。”

“伏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，委屈哀怜，察臣危惴，非敢矫饰，追寝误恩，改授贤杰，庶安愚分。”话说得很诚恳，也很委婉。高宗也只瞄一眼，便置放一边。朕用人，还用你来辞免？准你辞免，朕何必多此一举？

也许君臣对“除命”都心知肚明，张孝祥也没有坚持辞免。中书舍人就是皇上的秘书，草诏、制词、润色，甚至皇上对臣僚上疏的认可和否定，中书舍人都是可以提出意见的，甚至封还高宗批注的词头，驳回皇上未谕的成命。对臣僚的上疏，中书舍人要先于高宗有个初步定夺。高宗看不了那么多上疏，也顾不了那么多杂事。虽然舍人的官品不高，也就是五品吧，但是前途无量，很多宰执都是从中书舍人做起的。

吏部上疏请示，张浚母丧除服，是继续编管还是随意居住。张孝祥接到吏部函件，未敢擅自制词批复，这样的大事高宗是一定要过问的，说不定还须同两相商量。果不然，高宗看了吏部上疏，半晌没说话，张孝祥立在高宗的身边，等候高宗的明示。

“宣汤思退。”冯束应声而出，不期在宫门外遇见汤思退。汤思退见冯束便说：“烦冯公公通报一声，说汤思退求见圣上。”冯束急忙说：“圣上正要见丞相，快随我来。”

“汤卿急着见朕，有何要事？”高宗先问汤思退。

“陛下，吏部有函件询问，张浚除服，将如何处置？”

“汤卿觉得如何处置好？”高宗先将球踢给了宰相。

“按说，张浚是国之重臣，一直编管很是不宜。但目下时局甚是微妙，若起用张浚，恐给金人起战之口实，微臣也觉得很难。”

“孝祥，你说说。”高宗放下汤思退，发问一边书录谈话的张孝祥。

“陛下，以微臣之愚见，张浚将军应该解除编管，甚至复职领兵。四月，国子司业黄中使金述职说，金人再修汴梁，壮士健马，不数日可至淮上，陛下还是要多虑一些。显见，金人败盟南侵，那是迫在眉睫的事。恕微臣放肆，越早复张浚将军的职，于陛下、于社稷越有利。”张孝祥见高宗不语，知道所说不合圣意，便止住了话头，好在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

“孝祥，你初涉中枢，说话还是应该谨慎点。正月，秘书少监沈介使金回国，也未见沈介说金人如何动作。大宋与金人是有和约的，以大宋眼前的国力，担不起败盟和毁约的责任。微臣以为，张浚继续编管，于陛下、于社稷都有利，绝不可意气用事。张浚一贯骄横，行事刚愎，即使用张浚也须谨慎。”汤思退知道高宗的心病，又想北进建旷世之功，又怕金虏南侵做千秋罪人。

高宗见汤思退一番道理陈晓，那点准备让张浚复出的心思刚出头便缩了回去。

“张浚继续编管永州，孝祥，草诏制词吧，话说得委婉些。汤相，还有事吗？”

“陛下，张祁赋闲在家，国家多难，正是用人之际，是不是让张祁知蒋州？”

“你斟酌着办吧，与吏部商量就行了。”转身向通往内眷的寝宫侧门走去。张孝祥似乎很不解地看着汤思退，也准备随高宗离去。

汤思退上前一步止住了张孝祥，说：“安国，将夫人接到临安来吧，省得你一个人空落落的。”

“安国谢过汤相。”张孝祥躬身一揖，很含糊地一谢，是为张祁，还是为时眠箒，汤

思退和张孝祥都没明言，有个意思就行了。

不几日，汤思退收到张祁的书函，末段写道：“某之子孝祥，伏蒙相公矜怜成就，擢待殿坳，复成阙员，暂兼书命。……孝祥愚鄙稚騃，何以堪此宠荣。……使仰报君相简擢非常之恩，皎然此心，有死无易。”汤思退微微一笑，怕是张孝祥的代笔吧，汤思退很在意“仰报君相简擢非常之恩”几行字，你张安国知恩就好，我也不图报，就是不要和我左着来。汤思退将张祁的书函夹在《论语》中，稍稍露出一角，放回书架上。

高宗每逢烦恼之事，喜欢在安宁宫与宪圣皇后说话。下了早朝，高宗决定今日百官不见，天大的事待明日再说。

“孝祥，你留在勤政殿值守，小事你就处理了，大事报沈相、汤相，议而不决的，待明日早朝再决吧。”

张孝祥没有再问，只应了一声“是”，望着高宗远去的方向，知道高宗去了宪圣皇后的寝宫。

使金还朝的一干臣子回来总说金人一定败盟，南侵那是迟早的事。高宗很为此事揪心，即使一百个不愿意战事再起，可打不打恐怕也不是大宋皇帝说着算的。完颜亮移师南迁，兴建汴梁，那用心是不言而喻的，即使做鸵鸟，那屁股不还在外面吗？沈该和汤思退都主张继续编管张浚，说不要因为起用主战派而给金人南侵以口实。高宗也不相信，金人以为张浚就是第二个岳飞？屈兵之盟和城下之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。但是，战还有胜的希望，而束手待毙也就有点太窝囊了。

既然金人迟早要败盟，那张浚就不能让他闲着，编管和罢闲也没有多大区别。如今朝廷之上能够领兵作战的帅才也屈指可数了，汤思退说张浚刚愎自用，岳飞不刚愎自用？否则何须十二道金牌再还？高宗边走边想，猛一抬头，见前边跪了一大片，为首的是宪圣吴皇后。

“起来吧，朕只是觉得心烦，来安宁宫消闲一会。”高宗扶起吴皇后，吴皇后站起来挥挥手说：“都退了吧。”便搀着高宗往书房走。

“官家有何烦恼？能否给臣妾说说？”吴皇后安顿高宗坐下，一面递上茶盅，一面轻声问高宗。

宪圣吴皇后，十四岁入宫，侍奉康王。吴氏不但知书达理，而且通晓翰墨。建炎初高宗即位，吴氏身着戎装随高宗辗转，不离左右。为金人俘虏的节宪皇后在金国驾崩，宰相秦桧上表呈请立为中宫，韦太后也认可，绍兴十三年，高宗册封吴氏为皇后。

“官家，建炎初虏势那样凶险，不也过来了？按说，后宫是不该干政的。但是说到底，臣妾也是陛下的一个臣僚，替官家分忧，无论于私于公，臣妾都是万死不辞的。”

“朕知道。沈该和汤思退异口同声说，张浚应该继续编管。可使金的臣僚都说金人迟早败盟，败盟就是要打仗，打仗就是要有统帅的，你看朝野哪一个像样的将军？除了张浚还有谁？朕以为，张浚不能继续编管，松一松，有个回旋的余地，将来再起用张浚，也不显得那样突兀。两相坚决反对，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啊！”

高宗走到桌边，桌上放着吴皇后抄写的《易》经，未完。高宗坐下来，提起笔，接在吴氏的“易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”后面写到，“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”。

高宗抄了一段，丢下笔，对吴氏说：“与天地相似，故不违。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，故不过。旁行而不流，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安土敦乎仁，故能爱。”

“官家，我抄六经数年，摹官家字而惟妙惟肖，国子监与州县学庠知是官家字，也未有人识得是臣妾的字。天下道理是一样的，令出官家一人，而宰执的意见只是给官家说清道理，而政出是陛下的事，合则取，不合则去。”

高宗站起来，端起茶盅，啜了一口，又走近桌案，拿起笔刚写了两个字，转脸对皇后说：“今日心绪不宁，还是不写了。”

“官家，来臣妾的寝宫就是轻松一下，朝政的事是理不完的。臣妾陪官家手谈如何？”

高宗落子很快，吴氏也就顺着高宗的势跟着，也不出奇招。吴氏落了一颗闲子，高宗便问：“如何这样落子，皇后有何安排？”吴氏也不答，似乎在专心下棋。

吴氏似乎有意无意地把高宗的落子往那一粒闲子那边赶，高宗似乎理会了那粒闲子的作用，手一松，手中的白云子落入子罐，望着微笑的吴氏。

“还未收官，如何弃子？官家……”吴氏也将手中的几粒子放入子罐。

“那粒闲子就是张浚，看似闲，却是伏兵，也许有用，即使无用也是敌阵看不透的一着。摸不清也就要时时防着，好棋一着。”看来，张浚不能闲着，至少给完颜亮看来，张浚没有闲着。完颜亮在南进的时候，需要掂量掂量张浚。

复用张浚也不用那样急，沈该、汤思退当朝二相，皆拒用张浚，党同伐异，沈该是秦桧一党那是无疑的，而汤思退未必吧！当年汤思退就拒收秦桧的千两黄金，谁能

在千两黄金面前不动声色？唯有汤思退。

高宗是左斟右酌，慢慢地踱到吴氏的案桌边，看吴氏书写未完的《易》经，真的越发像自己的字了，还别说，一般人真看不出来。吴氏回头莞尔一笑，站起来，让座给高宗。

“不抄了，陪朕说会话吧。”高宗拉起吴氏的手一起落座。

“朕这几年是太累了，真想有个人接替。普安郡王和恩平郡王总有一个是要承大统的，不知皇后有何看法？”高宗问吴氏。自从张贤妃死后，原本为张贤妃收养的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琮也由吴氏收养。吴氏收养的宗室赵璩和赵伯琮分别被封普安郡王和恩平郡王。高宗意欲在赵伯琮和赵璩之中择一禅让。

“官家，承继大统不是小事，依臣妾看来，恩平郡王也许更合适。”吴氏更喜欢赵伯琮，或许赵璩在吴氏身边时间更长，吴氏更加了解赵璩的一些弱点。

“此话怎讲？莫非赵璩……”高宗把话留给了吴氏。

“官家听臣妾把话说完。伯琮性情恭俭，又嗜好读书；璩儿正好相反，贪玩嗜性，你问问六经他读透了哪本。”

“嗯，皇后说得有道理。”高宗的心理天平倾向了恩平郡王赵伯琮。

“还不止这些，官家给伯琮和璩儿都送了十个宫女，去赵璩那儿十个没有一个是原封不动的，可伯琮那儿却是秋毫无犯。君王太嗜女色，必然荒废政事，也是为君的一大弊病。官家可要考虑再三啊！”

“有这事？皇后替朕分忧许多，普安郡王和恩平郡王都是在皇后身边长大的，自然比朕更加了解啊。”

“更何况伯琮是太祖的七世孙，承继大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”吴氏的话仿佛触及了高宗的心思，高宗略一顿后说：“朕暂时还没退位的意思，过几年吧，把眼前的危机渡过去再禅位，让伯琮或者璩儿有一个安定的朝野，江山万年吧。”高宗似乎不想再说下去了，普安郡王还是恩平郡王，吴皇后有了定夺，而高宗没定，因为现在说禅让太早，别弄得朝野不安宁，自古国君立储都可能引发内讧。

“吴卿，立储不宜过早声张，切不可让伯琮和璩儿知道，更不能让臣僚知道，天地知，你我知，就行了。”

“官家放心，臣妾与官家几十年患难与共，不说臣妾也是知道利害的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高宗兴致上来了，对吴氏说，“叫传膳，朕与皇后小酌几杯。今日不理政事了，不会有天塌下来的事。”

王公衮杀人了，乌江县尉王公衮杀人了，身责乌江治安的地方官在山阴杀人了，被山阴县衙拘捕收监，继而王公衮的兄长吏部员外郎王宣子请求纳官以赎王公衮的罪过。呈状递给了给事中杨椿，杨椿将呈状交给了中书舍人张孝祥，那意思分明就是让张孝祥呈报给高宗，虽然给事中有这份权利直奏高宗。

高宗临去安宁宫说，小事自己处理，大事与宰执商量。什么情况也没弄清，与沈该、汤思退商量什么？张孝祥决定，先看了呈状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说吧。

看了王宣子的呈状，张孝祥一拍桌案说：“杀得有理，该杀。”

明日早朝，恐怕不能等到早朝，在早朝之前就该让高宗知道王公衮为何杀人，自己说“杀得有理”的理在何处。张孝祥静下来，抑制着愤怒的情绪，整理着零散的思绪，从哪里向高宗说起呢？

冯束在勤政殿的丹墀前见汤思退神色略显紧张，就上前一步说：“汤大人，皇上不在，留下张舍人在勤政殿值守。说没有大事别找他，我也不知道皇上现在何处。”

“啊，没事。我就找张舍人。”汤思退也不深究，你皇上身边的太监还能不知皇上现在何处？

“那汤相请。”冯束将汤思退让进了值守的偏殿。

张孝祥见汤思退来，料定必有大事，说不定就是为王公衮的事。

张孝祥迎了上来，汤思退也未寒暄，劈头就问：“大理寺有呈文？”张孝祥没介意汤思退没头没脑的一句问话，赶紧接上话茬说：“汤相是问王公衮杀人的事？”

“汤大人，大理寺的呈文尚未见到，这儿给事中杨椿有份呈文，说是转交陛下的。要不，汤相先看看？”

“说说怎么回事，身为朝廷命官，持刀杀人，而且还在县衙的监房里，视大宋法律何在？这眼中还有没有法度？”

张孝祥大致地却是重点地把杨椿的呈文内容给汤思退说了。汤思退沉吟半天没说话，见张孝祥恭敬地等候一旁，心想，不好随便结论此案，还是等明日上朝再说吧，侧脸问张孝祥：“沈相知道吗？”“不知道。”汤思退觉得张孝祥答话太含糊，正欲诘难。张孝祥已经意识答话不妥，补了句：“下官还真不知沈相知道不知道。”

汤思退不再问了，转身出门，临到门口又丢了句“尽快让皇上知道，拿个处置的意见”，就匆匆走了。

王四为终于在“江湖茶庄”的门口寻见了堂兄王公衮。王公衮很奇怪堂弟何以



寻到街上，即使找我，也应该在衙门等我啊。

王四为将堂兄拉倒隔壁的弄堂里，悄声在王公衮的耳边咕哝了一阵。王公衮脸色陡变，手下意识地握住了腰下朴刀的刀柄，随着王四为的说话，手越攥越紧，似乎要抽刀出套。王四为说完了，王公衮也冷静下来了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“回山阴”。

等到王公衮回到山阴，县衙已经派人会同王氏家人将王母散落在墓外的骨殖收拾停当，送回了墓穴。王公衮在母亲的墓前磕了三个头之后，去了山阴的县衙。

知县不在，县尉接待了王公衮，说是正在缉拿人犯，一旦缉拿，当按宋律处置，请王县尉放心之类云云。

王公衮什么话也没说，回到山阴的家中，料理停当之后，书信于长兄王宣子，说一日不捉住盗墓的就一日不回乌江衙门听差。

县衙又是告示，又是盘查，似乎料定嫌犯必然外逃，几日来毫无结果。一番折腾之后，王公衮觉得，盗墓的必是惯犯，茫茫人海之中，不惊风不惧浪，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王公衮请山阴县尉喝酒，同行之间也许更容易沟通，杯盏之间王公衮问县尉：“山阴有盗墓旧案？”

“有过，只捉住过一回，大凡有钱人家墓地有专人看守，盗起来不易。一般农户人家，又有何物可盗？公衮兄在外当差，家人又疏于看守，盗墓者以为有油水可捞……”

“能否告诉我旧案者的姓名？”

“那有何不可？”

王公衮在山阴的嵇村捉住了盗墓嫌犯嵇泗德，一番较量之后，嵇泗德招供了盗墓的经过。

“从实招来，我虽不是山阴的县尉，却也是捉拿人犯的捕快头目。”

王公衮将嵇泗德交给了山阴县衙。县尉很感谢王公衮将嫌犯捉拿归案，只是知县公事外出，不能当面致谢和行赏。

王公衮回到乌江，等候着嵇泗德被处决的消息。按大宋律，盗墓者处绞刑，更何况嵇泗德不止一次盗墓，绞杀一次还不足抵罪。

半月之后，王四为又一次在乌江衙门找到王公衮，说县衙只判嵇泗德流徙，王公衮一听火了。这嵇泗德给了山阴知县什么好处，能够置大宋律不顾，自己的乌纱都置之度外了。说不通啊，极刑是需要府衙批复的，这知州和通判干什么吃的？

王公衮又去了山阴，置了一桌席，喜笑颜开地对山阴县尉说：“嫌犯终于伏法了，